

淮海集

淮海集卷之十一

奉觀少游

四絕

此贈道流蓋有四時
意錄者失其序耳

陰風一夜攪青冥
風定霏霏霰雪零
遙想玉真清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

其四

夜深樓上撥書眠
天在欄干四角邊
風拂亂雲毫髮盡
獨留壁月向人圓

其二

天風吹月入欄干
鳥鵲無聲子夜闌
織女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其三

本是匡山種杏人
出山來事碧虛君
上清欲問因何事
請看先山十丈文

其一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大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
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柳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
問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
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卹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霓棟相連數畝中
出門遙見大明宮
朝元雖共浮丘伯
煮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游
天風吹散下滄洲
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新淬魚腸玉似泥
將軍唾手取河西
偏裨萬戶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褭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
簪花且醉玉東西
羌人誰謂多籌策

止有黔驢技一蹄
唱首云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

風送馬蹄
已西豈比

元 不論埃壒與塗泥封印還家日
元 戎碧油下龜貅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
裕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卧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
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
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菖萃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
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蒲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坐
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曉景四絕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待女一齊驚
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
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
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
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
似靈光

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
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
葬蠻夷

題務中壁

醺頭春酒響潺潺壚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
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
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闕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
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
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
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郡後學張縱校正

淮海集卷之十一

因於山寺中創刻日書發向林寺僧以望

於此道里或此寺車平以不無難於日青田以

降聖王千則自因與臨和宮乘與今道里林世

里知改今林

林蓋山自具下林與日數於

林蓋山自具下

林蓋山自具下

合山自具下林與日數於

淮海集卷之十二

秦觀 少游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比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

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較不運三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群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鯢超絕之材宜見闕畧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

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
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
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
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
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
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
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
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
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徼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
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就綜
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擔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

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後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徃徃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考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

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